



韩国：手段坚决

2月24日，韩国警方前往新天地总部“抄家”，获取了新天地教徒名单。随后迅速启动对新天地教会约21万信徒的病毒检测，确诊人数节节攀升。韩国投入了96个公共和私人实验室，还实施了“得来速”式的自驾检测站，每天检测近2万人，对大邱-庆尚北道的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，进行了大范围检测。通过普遍检测，搜寻疫情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，韩国在3月3日左右即实现了疫情转折。

虽然目前在首尔等养老院还有零星暴发，但总体上属于可控范围，进入了历时较长的疫情衰退阶段。韩国在中国之外树立了又一个严密防控、扭转疫情的样板。



新加坡：刑警补救

新加坡的秘密武器，就是出动了警察的刑侦力量，全力调取密布全国的监控镜头，把所有的“近距离接触者”全部找到——标准就是与感染者在两米范围内接触过的人。新加坡204位本土病例，跟踪隔离了7544名近距离接触者，平均每位病例隔离37人。通过警察在背后全力跟踪每一个感染者，新加坡得以保证一个多月既不封控又不失控。可是随着邻国马来西亚疫情大暴发，再加上从欧美撤回的新加坡人，新加坡边控压力陡增，不得不宣布自24日0点开始，外国人几乎不能入境，也不允许在新加坡转机。也就是“封国”了。



日本：不同阶段不同政策

3月13日，日本通过一项重磅法案——《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》（修正案），使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成为可能。日本本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增幅不大，日本人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喜欢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，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，喜欢“听指挥”，“按规矩办事”等国民性使得个人在面对疫情时容易与国家的策略保持一致，因而日本政府并未采取“封城”“全体停工”等策略。



伊朗：克服制裁 积极应对

伊朗军方一度准备采取强力手段阻断城市间民众的不必要往来。但现实是伊朗人民的生活几乎一切照旧。在伊朗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万人之后，鲁哈尼终于在诺鲁孜节假期里宣布，未来15天非必要情况禁止外出。伊朗专家预测，若民众不遵守防疫要求，最坏的可能性是5月下旬迎来拐点，预计伊朗将会有400万人（全国人口5%）感染，35万人死亡。



意大利：封城封国效果不理想

从最初封闭伦巴第大区的12省，到举国封锁，意大利的防控措施不断升级，但天生浪漫的意大利人似乎管不住自己的腿，还在各种“浪”。前去驰援的中国专家们也“发火”了，封城令太松，公交车还在路上跑，酒店还在聚会，很多人不戴口罩。

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了该国自“二战”以来最严厉的措施：意大利将关闭工厂和所有非绝对必需品的生产，这是为遏制病毒和保卫生命做出的巨大经济牺牲。意大利兵来将挡式的逐步性尝试——刻意留有余地的封锁，先是隔离城镇，然后隔离大区，最后关闭全国——总是比病毒的致命轨迹慢了一步。



英美：从“佛系”到积极抗疫

3月16日帝国理工大学推出弗格森团队重磅论文，结论是即使英美两国现在及时改变了措施，积极控制疫情，那也只能降低约一半的死亡率，最终依然会有20多万英国人和100多万美国人将因为疫情离开我们。论文建议英国政府转向严防死守的“阻断”措施，而非相对消极的“延缓”，并点出这是控制疫情的唯一可行方法。

英美两国政府在论文发布之后迅速调整了抗疫策略，英国首相鲍里斯发布史上最严禁令。而特朗普则直接宣布美国进入战时状态，随后宣布纽约州、华盛顿州和加州为疫情重大灾区。